

马克思与当代世界

魏小萍 主编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自我所有、 自由和平等

[英]G.A.柯亨 著

李朝晖 译

东方出版社



马克思与当代世界——魏小萍 主编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自我所有、 自由和平等

[英]G.A.柯亨 著

李朝晖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梁 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英]G. A. 柯亨 著 李朝晖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3

ISBN 978-7-5060-3046-5

I. 自… II. ①柯…②李… III. 自由主义-研究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1999 号

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

ZIWOSUOYOU ZIYOU HE PINGDENG

[英]G. A. 柯亨 著 李朝晖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75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3046-5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主 编：魏小萍

国内顾问：陈学明、叶汝贤、李景源、李鹏程、段忠桥、
张一兵、郇中建、衣俊卿

国外顾问：沃尔夫冈·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
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汤姆·洛克曼
(Tom Rockmore)、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allan)、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

前 言

20 世纪末,一方面通过传统社会主义在苏东遭受的挫折和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展开,人们从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中看到了问题的存在;另一方面通过当代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理念及其在社会福利制度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人们看到,这些变革与资本主义固有的市场激励制度相结合赋予了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活力和韧性。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程度和规模虽然随着苏东剧变有所递减和缩小,不过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自身理念的一部分而存在并将继续为新兴的资本主义所效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并将继续缓解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社会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级分化在继续扩大,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使得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全球范围以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方式继续存在和发展,故寻找不同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发展模式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向往。

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开拓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马克思研究新时代,这一时代以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反思和再思考为自己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研究新时代的主要特征:

第一,将马克思思想与其继承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与其

最亲密的同时代合作者恩格斯的思想区分开来。这样的区分并非刻意地去制造什么对立说、差异说,而是出于对理论、对事物本身进行准确、深入研究的需要。当然这样的区分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历史有关;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普遍真理的普及性宣传过程中,被人们所熟知的是那些高度抽象出来的所谓基本原理、规律,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及思想的探索性、研究性过程被忽视。

第二,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反思。无论人们如何理解 20 世纪大规模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实践为人们反思和认识马克思思想、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范例,并成为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思想、理论的不可忽略的历史契机。

第三,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不同的思想、理论、观点进行比对和分析研究。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研究方式。马克思本人研究思路的独特性与其理论的形成正是通过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领域,对当时占据着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等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批判而形成的。如果说今天在西方世界占据着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等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当时的主流理论、观点的延续,那么,今天对其进行对比、批判性研究的意义绝不会比当年有所逊色;今日西方世界的理论、观点既是当下时代境遇的产物,又可以视之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它所体现的问题既有现实性、也具有历史性;离开这种对比、分析和批判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会在离开理论对立面、离开理论发展的历史环境下唱独角戏,所谓的“实践”便会沦为无所不能的遮羞布。

我们所选择的这套丛书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西方世界马克思研

究的这些新特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到来,全球所面临的基本社会问题也就越来越具有相似性,因此,西方马克思学者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也就越来越具有借鉴价值,如何借鉴、批判他们的研究、思想,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判断。

把握时代脉搏、追踪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最新进展、最新动态是我们选择和编辑这一套翻译丛书的基本宗旨,它也因此将是一套开放性的系列丛书。我们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并向我们推荐符合我们宗旨的最新书籍。

魏 小 萍

2007 年 12 月 28 日于阿姆斯特丹

本书前言

本书中有 7 章曾经作为文章发表过：它们在这里的重版是有 ix
所修改的（有的还有大范围的修改），导言和另外 4 章是新写的。
但是全书呈现给读者的却是一次独特的理智旅行。它展示的是，
当自由意志论政治哲学对我的曾经是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信仰形
成挑战时，我是如何做出反应的。

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在写作本书时，使我受益最多的人
就是阿诺德·祖博夫（Arnold Zuboff），是他说服我放弃很多错误
的观念，帮助我完善那些经过他的仔细研究之后仍然可以保存下
来的观点。我还要感谢九月马克思主义小组〔有时也称不胡说马
克思主义小组〕（Non-Bullshit Marxism Group）的成员（普拉纳·巴
德汉（Pranab Bardhan）、山姆·鲍尔斯（Sam Bowles）、鲍勃·布伦
纳（Bob Brenner）、约翰·勒默尔（John Roemer）、希尔·斯坦纳
（Hillel Steiner）、罗伯特·范德韦恩（Robert van der Veen）、菲力
普·范帕赖斯（Philippe van Pavijs）和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是他们对本书大多数章节的早期版本进行了仔细的考
察。丹尼尔·阿塔斯（Daniel Attas）、龙尼·德沃金（Rounie Dwor-
kin）、苏珊·赫尔利（Susan Hurley）、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德
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阿朗·帕滕（Alan Patten）、约瑟夫·
拉茨（Josep Raz）、阿马泰·森（Amartya Sen）、安德鲁·威廉姆斯
（Andrew Williams）和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牛

津的各次会议上曾对我进行过出色的批判。我以前的学生克里斯·伯特伦(Chris Bertrum)和约·沃尔夫(Jo Wolff)阅读了该书的倒数第二个草稿,提出了深刻的意见和富有启发的建议。在牛津之外,还有几十位朋友和同事在本书成书的各个阶段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进行过评论,可惜我没有把他们的贡献一一记录下来。如果我只提那些我有记录的意见,那是不公平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没有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举在这里。

我的孩子以及玛吉(Maggie)一直用他们的善意给我鼓励。

没有米歇尔(Michèle),我就会像一只没有帆的孤船在暴风骤雨的汪洋里航行,看不到停泊的港岸。

目 录

本书前言/1

导言 历史,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1

第1章 诺齐克和张伯伦:模式如何维护自由/22

第2章 正义、自由和市场交易/46

第3章 自我所有、世界所有与平等/81

第4章 自由和平等是相容的吗? /107

第5章 自我所有、共产主义和平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技术麻醉剂/135

第6章 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政治哲学:为什么诺齐克对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打击要大于他对任何平等派自由主义者的打击/164

第7章 马克思和洛克论土地和劳动/185

第8章 马克思论剥削:剥削为什么是不公正的? /218

第9章 自我所有概念/235

第10章 自我所有论/258

2 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

第 11 章 一种破灭的理想的未来/277

注 释/300

文献索引及人名中外文对照表/362

导言 历史,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

1. 当我还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个青年讲师时,我所教的课程 1 与我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并没有紧密的关系。1963 年,我受聘教授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但是,我写的东西都是关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因为我对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坚信不疑。我想捍卫它,驳斥那些已经普遍被人接受的批判,我当时(现在也一样)认为这些批判都是不公正的。当然,对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的问题,我也是有看法的,只不过,这些看法没有形成作品。尤其是,我坚信公正,认为不平等和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公正的。但是,我当时认为,关于公正(justice),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我还没有形成独特的看法值得发表。

我的道德哲学观和政治哲学观当时(现在也一样)是标准的学院派观点:它们都是用抽象的哲学反思研究规范性判断的本质和真理性的非历史学科。而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被称为这个名字)则是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实证理论。(其地位与 19 世纪的历史地质学相似。)它与规范性哲学并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从实质上来说是没有价值取向的。

人们可以信仰历史唯物主义,但对人类的发展却感到遗憾,因为根据这一理论的描述,更确切地说,根据它的预言,阶级社会将被无阶级的社会所取代。

因为当时我只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历史唯物主义那部分¹(我
2 不再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它是有关现实本身的哲学全书),而我又年轻气盛,所以常常自以为是地说,只要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就不是哲学家;而只要我是哲学家,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哲学活动和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是分离的,要对此进一步加以说明,首先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认为应该做到的那样,控制或影响我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然后,我还得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甚至社会主义不能起政治哲学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我在教授政治哲学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的。

对马克思主义和在英语地区占据主流的规范哲学(normative philosophy)都很熟悉的人可能认为前者与后者是不相容的,因为对哲学来说,规范性命题的正确与否与时间无关,而根据马克思主义,要不就是不存在规范性真理这样的东西,要不它就是随着经济环境 and 经济需求而历史地变化的。既然我认定(现在也一样)上述规范哲学严格的非历史性观点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两个原因,我仍然能够把它与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第一,我已经说过,在大学学院教书时,我不再信仰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哲学根据通常的理解,在价值观上是怀疑主义,至少可以说是相对主义。第二,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把一切价值和原则都归结为阶级利益的合理化(虽然对它解释得最好的人也是这么说的),相反,我认为它是把阶级统治的结束视为一个由“超越阶级对立……的……真正人的道德”²所统治的社会的开

始,这种道德常常在阶级局限性中得到某种历史的表现。因此,我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影响我的下列观点:规范性终极真理是历史中的不变量,虽然历史环境无疑会影响(例如)公正的具体要求,但它们之所以能施加这种影响,就是因为永远有效的公正原则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内容。

虽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极少用哲学术语来讨论公正,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对公正漠不关心。相反,我坚信,每一个有责任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因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公正而感到心焦,自卡尔·马克思以来,对公正漠不关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自我欺骗。我从来就不认为规范性原则与社会主义运动无关,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却持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被压迫的人们争取自由的运动,所以其中没有特殊的道德思想存在的余地或必要。我之所以对此不能苟同,第一个理由很简单:在我的孩提时代,我曾目睹过很多积极的共产主义者无私地奉献自己;第二个理由比较复杂:任何一个受尽压迫的生产者为自身利益都会呆在家里,而不会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参加革命,因为革命成功与否与他的参与毫无关系。革命工人一定受到道德力量的激发,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物质利害关系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就更应该是这样了。但是,我认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不公正的各种历史形式(如奴隶制、农奴制和无产阶级的状况)以及消灭不公正的办法,但是对(超时间的)公正是什么却只字未提。因此,它不可能左右我的政治哲学观。

我也没有把我所理解的政治哲学运用于社会主义,从而以一种与上述方法相反的方式把我的马克思主义和我的哲学结合起来。因为,虽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我是从规范性原则出发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指出的那样,因为历史唯

物主义表明社会主义的来临不可避免(这种观点怪怪的)。我还认为,从任何在道德上可接受的角度出发,从任何有吸引力的原则(无论是实用,平等,公正,自由,民主还是自我实现)出发,社会主义都明显地比资本主义优越,因此,没有必要确定,从哪一角度对它进行肯定是正确的,也没有必要指出,应该用哪些原则去指导社会主义斗争,从而也就无需把规范哲学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我并不认为,既然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哲学家就有责任关心政治哲学。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是势不可挡的,人们只是因为受阶级和其他偏见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才反对它。社会主义运动当然需要鼓动原则,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大量存在。但是,政治哲学是对正确原则以及实现这些原则的结构(非常笼统地说)的系统探索,没有必要建立同盟,也不可能把敌人拉上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抵触不是原则上的。所以,我并没有创造性地研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我教授这门学科,但它并不是我的研究工作之所在,我的研究工作就是澄清和捍卫历史唯物主义。

2.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我没有现存的答案将它驳倒的反社会主义的论点(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1972年的一天,在我大学学院的宿舍里,杰里·德沃金(Jerry Dworkin)难倒了我。由于他的及时提醒,我开始从教条社会主义的麻木中苏醒过来。他简要地向我提到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威尔特·张伯伦论证,真是给我当头一击。这个思想包括在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当时即将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和乌托邦》³一书中。我真是又急又恼。我希望自己的信仰没错,却再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心中很是忐忑不安。

后来,诺齐克的观点全部亮了出来,开始是在《哲学与公共事

务》1973年秋季刊上,最后,1974年,《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出版了,我迫不及待地读起来。1975年2—5月,我正巧在普林斯顿,有两个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也住在附近,他们就是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和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看到他们对他的观点处之泰然,我是既受鼓舞又迷惑不解。有一个原因显而易见:他们和我不一样,与作者已有多年交情,了解他的成书过程,因此,早在该书出版以前,就已经心中有数了。不过,我认为其中肯定存在一些比较深层的原因,我将在本书的第6章对这些原因进行探讨。这一章的副标题表明,我想解释的是,为什么像我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受不住诺齐克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的攻击,而像内格尔和斯坎伦一样的自由主义者却能为所动。许多朋友和同事对我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严肃地对待自由意志主义感到惊奇。他们认为,既然像斯坎伦和内格尔一样的左翼自由主义者都能轻易地驳倒诺齐克的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就更难不倒像我这样的人了。我在第6章里对产生这种鲜明对比的原因作了一些解释。

不管人们对我那么严肃地对待诺齐克的挑战感到惊奇是否有理,我反正就是这么对待他的观点的。1975年,我决定,待我把当时正在撰写的那本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完成之后,就把主要精力5放在研究政治哲学上,本书就是我改变研究方向的一个结果。

我在普林斯顿教授诺齐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第1章中的一些看法。现在我就对这一章以及本书的其他各章作一个评述。不过,我想把我早期对待社会主义合理性问题上的漫不经心的态度这一特殊的话题放一放,首先来谈谈马克思主义传统为什么普遍忽视规范正当性(nomative justification)问题。此外,我还想阐明,为什么过去存在的那些为这种忽视作辩护的理由再也站不住

脚了。

3. 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它所说的那些声称要进行实际的历史分析和经济分析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同的:它认为自己的主要观点具有坚实的事实性,并对此颇为自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⁴一书的书名就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鲜明写照。曾经因为思想空洞而远离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从此有了坚实的事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这种具有英雄气概的解释,可能并不都能自圆其说⁵,但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其创立者及追随者确实与傅立叶和欧文等社会主义者先驱不同,他们不再对想象中的完美社会进行详细地描绘,并且,他们在对社会制度的作用进行现实主义的理解方面,确实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但是,无论这种广为人们接受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能否自圆其说,它都给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平等、结社和人的自我实现这些价值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自己赞同某种平等观,也许任何人都不可能明确地说出自己所赞同的平等原则是什么,但是所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赞同某种平等观的。

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对平等原则以及任何其他价值和原则都没有强烈的兴趣,因此,从来没有进行过研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价值观外围的僵硬的事实外壳上,大胆提出有关一般历史及
6 其特殊形式资本主义的解释性论题,这些论题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学说领域的主要权威,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道德权威,因为它对历史以及经济理论问题的深刻思考见证了其政治责任感的深厚。